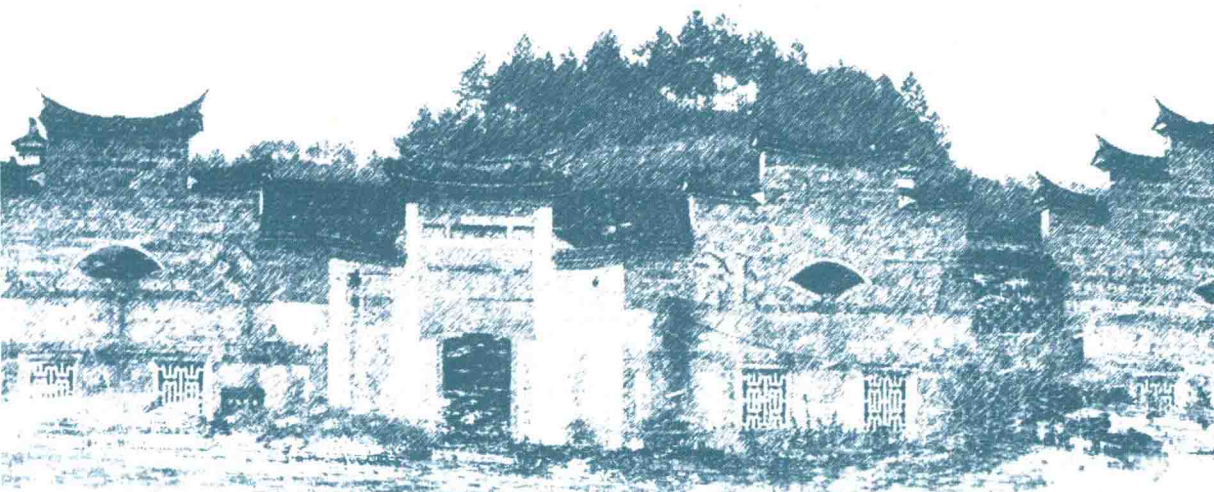


人间世·长篇小说

# 百年风流

BAINIANFENGLIU

映泉 著



不甘泯灭的尊严 伴随着生命的旅程挣扎着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人间世·长篇小说

# 百年风流

映泉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百年风流 / 映泉著.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008-6111-9

I. ①百… II. ①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7992号

## 百年风流

---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董 虹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制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4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幕

—

荆山深处有条河，叫沮水。沮水岸边有个镇，叫灯笼镇。

灯笼镇堪称山里重镇，方圆百里的中心。它上通巴蜀，下接江汉，路上不断骡马队，河下不断运货船。山里木耳、蚕丝出口，外面布、盐、糖进山，无不由此经过，因此镇上人家大多会做生意，也会做人。

做生意要图兴旺，要方便客人，于是便挂灯笼。一到天黑，满镇便成了灯笼的世界，映红了后面的山，映红了前面的河，也映红了顶上的天；行夜路的隔几架山都能看到那一片红光，有如一个大灯笼悬在空中，灯笼镇便是这样被叫响的。

挂灯笼是出于生意的需要：一是装点门面；二起招牌作用，比如“丁——生药”、“吴——杂货”、“张——布匹”……姓写这边，经营项目写那边，过去没有霓虹灯，这灯笼就有别样情趣。挂灯笼等于做广告，便生出许多讲究，比精巧，比个头，比光亮……到后来，制作灯笼成了专门的行业，一般人也做不出精巧的灯笼了。

这是块福地，几百年来不曾萧条。白天，窄窄的街道人挤人，晚上，不宽的河下船挨船，逢年过节，几个县的戏班子在镇上唱对台戏，热闹便增加到十二分，满街灯笼通宵达旦，锣鼓鞭炮不断，那情景跟五月的蜂箱差不多！

那年日本人占了山外平原，阻断了通外界的交通，县政府从沮水下游移到了灯笼镇，许多逃难的也挤了进来，灯笼镇的热闹便达到了鼎盛，镇上的居民也一下子抬高了身价，显得金贵。

在金贵的居民之上，还有个最金贵的人物，他叫丁汉武。

追溯历史，丁汉武的爷爷不过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爹呢，是个开肉案子的小

生意人，勤劳、本分，带点生意人的小奸猾。他每日早起杀猪，褪毛，翻肚肠，吃罢早饭就到街上卖。没有固定的门面，案子就置在人家屋檐下。大半天将肉卖完，下午和晚上就买猪，第二天一大早就又杀。每日循环往复，虽不赚大钱，日子却也过得去。不知哪一天，他忽然觉得自己老了，这个买卖光靠自己一人支撑下去是不行的，于是便想到了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大的丁汉武，小的丁汉文，都在学堂念书。经他观察，老大长得壮实，对读书不大在意；老二身子孱弱，对读书很是迷恋。他想，读书无非认几个字，像这个家，断不会出什么状元，纵然靠读书能争个荣华富贵，也将会是老二而不会是老大。这么一划算，他毅然让老大退学，给自己做了帮手。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自打有了丁汉武帮忙，老丁果然轻松多了，而且生意也比往常好。

丁汉武正对读书感到难受时，老爹让他不读了，因此对退学并无多大意见。他精力旺盛，也晓得心疼老爹，老爹让他帮着杀猪卖肉，他干得蛮好。不用多久，一整套程序他都掌握得炉火纯青。杀猪，他一刀捅下去就掏着了心脏，干净利索；卖肉，他的脑袋灵活，算账又快又准。他比他爹洒脱，既舍得小利又肯赔账，靠这一点结交了不少朋友。有时候肉卖完了精力还没完，就去找武功师傅练几手拳脚功夫。不几年，他竟长得颇有几分人样儿，再加能文能武，人缘关系也不错，在灯笼镇便渐渐地显出头角来了。不过有一宗，人大了，便对卖肉逐渐失去了兴趣。每当看见姑娘媳妇们捏着鼻子从肉案子前经过，他就觉得自己满身血污，闻着了臊腥气。

他还肯帮忙，爱打抱不平，因此朋友也多。如果镇上有人受了外人欺负，只要他振臂一呼，不愁报不了仇。他判断是非的能力不差，镇上人跟镇上人闹矛盾，他也可以插进去数落谁是谁不是。上面官方也认识了这个人，绿林好汉也结识了他，一股股无形的力量慢慢聚合在他的身上，名声与势力越来越大。生意人图的是平安，只要无病无灾，舍几个钱不在话下，这样，丁汉武成了小镇的保护神。外乡客人由此经过，为求得财产安全，常常人没到就先送来了买路钱。丁汉武渐渐地发了，不再提刀杀猪，给他爹请了伙计，自己悄悄干起别的买卖来了。

政府部门是不肯漏掉这样一个人物的，水到渠成，有人伸出援手，丁汉武虔诚地入了国民党。入党是要负责任的，县里委以重任，让他当了这一方的保安队长，还兼党内的什么职务。他堂而皇之地购置军火，拉起了一支武装。公款养队伍，队伍为私人赚钱，到了这时候，想不富都难。他修起了好几座碉堡式的楼房，有一栋横跨大街，人称跨街楼，在楼上可以监督小镇居民。他生意兴隆，有自己的船和马

帮，开了药店、米店、绸布店。他的势力沿河向外扩展，到处有他的人，沙市宜昌还有他的分店。帮他筹划跑腿的，都是他过去的兄弟，一帮亡命之徒。

钱多了，又闲得慌，精力无处打发，便在女人身上下功夫。他有老婆，但很少人知道他老婆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女人，而且他喜好冒风险，这样便在镇上生出许多事来。

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他一觉醒来，无来由觉得闷闷的，便在跨街楼上打转转，望望河里的船，又望望街上的人，呵欠连着呵欠。偶一侧头，他发现了一个目标。

楼下院外是一片矮房，越过矮房屋顶，远处有一幢略高些的两层楼房，它的侧墙上方开了一个小窗，窗里坐着一个妇人。下午的太阳射向那边，房里有阳光反射，将那妇人照得分外清晰，在阴暗的房间背景下，人也格外漂亮诱人。那显然是一个人家的阁楼，因太热，妇人敞着衣扣，下身仅着一条短裤衩，胸部和大腿全裸露在外面。她正在编什么东西，编一编，用手巾揩一揩汗，身体的各部分便随着手巾敞露了出来。那女人怎么也没想到，在对面那严肃的区公所楼上，有一双目光灼灼的眼睛正在死盯着她。

丁汉武的脚像上了铆钉，一站好半天。他的眼睛瞪圆了。这是谁家的妇人？其实只要走几步，望望街上的大门就可以清楚，但他舍不得移脚，站在那里苦动脑筋。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女学生牵着个小女孩，出现在阁楼里。他恍然大悟：是吴安泰家里！那妇人是吴安泰的老婆孙玉姣，那女学生是孙玉姣的妹妹孙玉美，小孩是吴安泰的女儿吴文书。吴安泰是个老实的生意人，居然有这么漂亮的老婆？丁汉武愣了好一会儿，想出个主意，当即来了精神，离开了小楼。

吴安泰开着一爿杂货铺，最招人喜欢的货物是麦秸编的小玩意儿；小簸箕、小篮子、坐垫、小帽儿等，编得极精巧。这是他老婆孙玉姣的手艺。因为有老婆的这一手，他的生意虽说赚不了大钱，几个人的生活倒也松松活活，过得挺惬意。

话说当时吴安泰正给几位客人挑扇子，掉过头来，猛地发现铺子里早进来了一位不平常的客人，便三下两下打发了买扇子的人，向丁汉武凑了过去。

“丁大哥，要点什么？”吴安泰满脸谦卑地笑。

丁汉武在本镇居民面前从不摆架子，自然也是满脸带笑，“不要，随便转转。”他说。

难得这位要人转到铺子里来，吴安泰喜不自禁，说一声：“请里面喝杯茶！”

便把丁汉武往后面领。

吴家房子本不很宽敞，当街的一间隔成两半，前面卖货，后面堆货；另在靠墙隔出个过道，直通后院。从墙后看有两个门，一个门通铺子，另一个门通与铺子并排的另一间房，里面让孙玉美和小书住着。两个门之间，一部安有扶手的板梯贴壁而上，直通那藏娇的小阁楼。梯子下是个小小的天井，天井边是客房、厨房、柴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吴安泰将丁汉武让到天井边，搬过一把竹躺椅让他躺，冲楼上一声叫：

“小书妈，来客了！”

楼上娇声作答，却并没有及时下来。丁汉武猜想，那婆娘在怎样穿衣服，怎样梳头洗脸，在脑子里填补这段空白。吴安泰是个忙人，人在里面，耳朵听着外面，只恨老婆动作太慢。恰好这时外面有人喊叫要买货，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仰着脸，瞪着眼，巴望老婆快些出来。丁汉武要的就是主人不在，豁达地说：“你去忙你的。”吴安泰说声：“得罪！”出去了。这下遂了丁汉武的意，他不眨眼地瞪着楼上小门。进铺子时，他亲眼看见孙玉美领吴安泰的女儿出门去了，不必担心有人打扰。

过了好一会儿，楼梯“咯噔”一响，那妇人露面了。但见她上穿白白的府绸褂，下着镶了脚边的红绸裤，脚蹬一双绣了花的绿色软底鞋，手捏一方大手巾，梳得油光的头上插着嵌有假宝石的发夹，耳朵下吊着绿色的坠儿，慢悠悠下来了。下到楼梯半腰，望见丁汉武，便冲他嫣然一笑：“什么风把丁大哥吹来了！”然后大手巾掩着半边腮，一阵风似的飘将下来。

丁汉武欠欠身，吞一口唾沫，说：“天热，玩玩。”

孙玉姣忙忙地泡茶拿烟抹桌椅，如展示姣美的身段，在丁汉武眼皮子底下晃荡。搬把椅子到老丁身边，见丁汉武两眼直勾勾的，先自羞红了脸。丁汉武假意揩把汗，孙玉姣马上乖巧地取过扇子，坐到他身边摇起来。那风和着妇人身上的香味儿发油味儿，一股劲儿地往丁汉武鼻子里钻，叫他浑身都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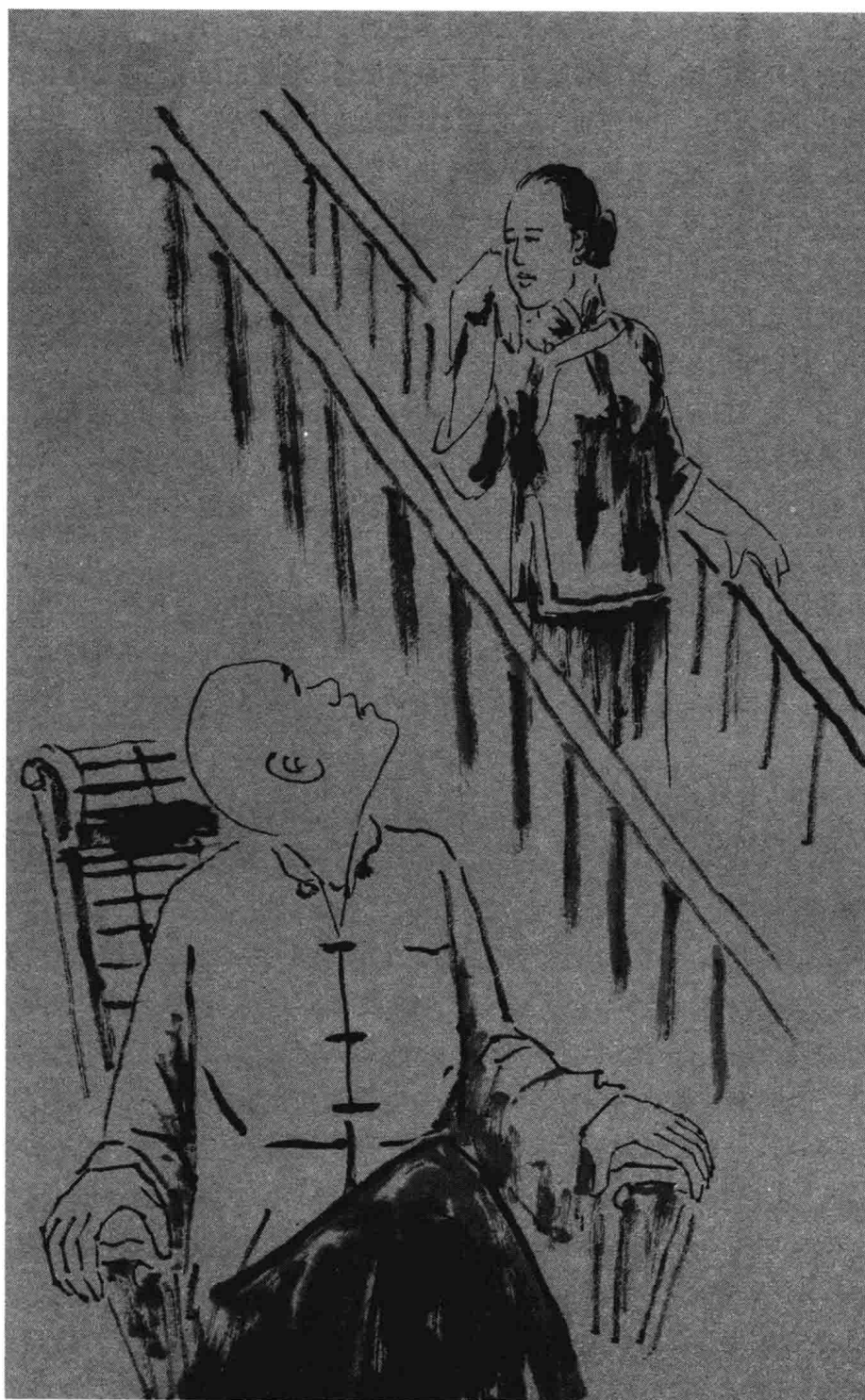
“大哥今儿怎么得空来玩玩？”孙玉姣问。

“要劳动嫂子哩！”

“大哥是贵人，要做什么尽管吩咐，说什么劳动哟！”

“请嫂子绣个香袋。”

孙玉姣的扇子慢下来了，笑容慢慢没有了，不觉低下头去。这香袋是女人送给相好男人的，男人请女人绣香袋，什么意思？她有些惶恐不安。丁汉武躺在竹椅上，仰着脸，只见孙玉姣的脸儿白里透着红，白府绸下的乳胸随着心脏急促地蹦



跳，搁在躺椅扶手上的胳膊有如一截嫩藕，他原本就是个强盗胆子，此时也不管人家怎么想，会不会突然来人，张开大嘴在那白膀子上咬了一口。

那女人吓得一跳，却没有退缩。是不敢得罪他？是要巴结他？还是她本来就是水性杨花的人儿？不得而知。反正丁汉武要她绣淫褻的香袋，她绣了；给她一大笔酬劳，她接了。过不多久，丁汉武终于进了那个神秘的小阁楼。

丁汉武和吴安泰称兄道弟，还送他一个十分考究的大灯笼，上面除了“吴——杂货”的字样外，还用小字署上了他丁汉武的大名。他常请吴安泰到山外运货，有时候还有意给吴安泰一大笔买卖，让他拿着他丁汉武的名帖去四处活动。有他照顾，吴安泰的生意日渐兴隆，吴安泰对丁汉武也就更加巴结了。

尝到了偷鸡摸狗的甜头，丁汉武越加放肆起来，专一在女人身上下功夫了。他的那些兄弟原本是一群地痞，他要干坏事，兄弟们自然帮忙，帮他牵线接头，帮他出谋划策。慢慢地，丁家送的灯笼满街都是。除了他的心腹，谁都不知道这送灯笼的内情，以为他人好，照顾生意人家哩！

几年后，吴安泰终于发现了内情，一气之下，病倒在床，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解放军南下，丁汉武竟带领他两个儿子和一帮亡命之徒在山口筑起碉堡，想阻住解放军，那结局是明摆着的。灯笼镇解放不几天，丁汉武被一颗子弹送进了阎王殿。

灯笼镇人长舒了一口气。

可是有谁知道，他阴魂不散，竟缠上灯笼镇人。灯笼镇人的悲剧，这才真正开始。

# 目 录

序 001

第一部  
第一章 008  
第二章 024  
第三章 044  
第四章 071

第二部  
第一章 094  
第二章 120  
第三章 145  
第四章 167

第三部  
第一章 202  
第二章 225  
第三章 248  
第四章 274

第四部  
第一章 300  
第二章 327  
第三章 354  
第四章 377

尾声 394

## 序 幕

—

荆山深处有条河，叫沮水。沮水岸边有个镇，叫灯笼镇。

灯笼镇堪称山里重镇，方圆百里的中心。它上通巴蜀，下接江汉，路上不断骡马队，河下不断运货船。山里木耳、蚕丝出口，外面布、盐、糖进山，无不由此经过，因此镇上人家大多会做生意，也会做人。

做生意要图兴旺，要方便客人，于是便挂灯笼。一到天黑，满镇便成了灯笼的世界，映红了后面的山，映红了前面的河，也映红了顶上的天；行夜路的隔几架山都能看到那一片红光，有如一个大灯笼悬在空中，灯笼镇便是这样被叫响的。

挂灯笼是出于生意的需要：一是装点门面；二起招牌作用，比如“丁——生药”、“吴——杂货”、“张——布匹”……姓写这边，经营项目写那边，过去没有霓虹灯，这灯笼就有别样情趣。挂灯笼等于做广告，便生出许多讲究，比精巧，比个头，比光亮……到后来，制作灯笼成了专门的行业，一般人也做不出精巧的灯笼了。

这是块福地，几百年来不曾萧条。白天，窄窄的街道人挤人，晚上，不宽的河下船挨船，逢年过节，几个县的戏班子在镇上唱对台戏，热闹便增加到十二分，满街灯笼通宵达旦，锣鼓鞭炮不断，那情景跟五月的蜂箱差不多！

那年日本人占了山外平原，阻断了通外界的交通，县政府从沮水下游移到了灯笼镇，许多逃难的也挤了进来，灯笼镇的热闹便达到了鼎盛，镇上的居民也一下子抬高了身价，显得金贵。

在金贵的居民之上，还有个最金贵的人物，他叫丁汉武。

追溯历史，丁汉武的爷爷不过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爹呢，是个开肉案子的小

生意人，勤劳、本分，带点生意人的小奸猾。他每日早起杀猪，褪毛，翻肚肠，吃罢早饭就到街上卖。没有固定的门面，案子就置在人家屋檐下。大半天将肉卖完，下午和晚上就买猪，第二天一大早就又杀。每日循环往复，虽不赚大钱，日子却也过得去。不知哪一天，他忽然觉得自己老了，这个买卖光靠自己一人支撑下去是不行的，于是便想到了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大的丁汉武，小的丁汉文，都在学堂念书。经他观察，老大长得壮实，对读书不大在意；老二身子孱弱，对读书很是迷恋。他想，读书无非认几个字，像这个家，断不会出什么状元，纵然靠读书能争个荣华富贵，也将会是老二而不会是老大。这么一划算，他毅然让老大退学，给自己做了帮手。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自打有了丁汉武帮忙，老丁果然轻松多了，而且生意也比往常好。

丁汉武正对读书感到难受时，老爹让他不读了，因此对退学并无多大意见。他精力旺盛，也晓得心疼老爹，老爹让他帮着杀猪卖肉，他干得蛮好。不用多久，一整套程序他都掌握得炉火纯青。杀猪，他一刀捅下去就掏着了心脏，干净利索；卖肉，他的脑袋灵活，算账又快又准。他比他爹洒脱，既舍得小利又肯赊账，靠这一点结交了不少朋友。有时候肉卖完了精力还没完，就去找武功师傅练几手拳脚功夫。不几年，他竟长得颇有几分人样儿，再加能文能武，人缘关系也不错，在灯笼镇便渐渐地显露出头角来了。不过有一宗，人大了，便对卖肉逐渐失去了兴趣。每当看见姑娘媳妇们捏着鼻子从肉案子前经过，他就觉得自己满身血污，闻着了腥膻气。

他还肯帮忙，爱打抱不平，因此朋友也多。如果镇上有人受了外人欺负，只要他振臂一呼，不愁报不了仇。他判断是非的能力不差，镇上人跟镇上人闹矛盾，他也可以插进去数落谁是谁不是。上面官方也认识了这个人，绿林好汉也结识了他，一股股无形的力量慢慢聚合在他的身上，名声与势力越来越大。生意人图的是平安，只要无病无灾，舍几个钱不在话下，这样，丁汉武成了小镇的保护神。外乡客人由此经过，为求得财产安全，常常人没到就先送来了买路钱。丁汉武渐渐地发了，不再提刀杀猪，给他爹请了伙计，自己悄悄干起别的买卖来了。

政府部门是不肯漏掉这样一个人的，水到渠成，有人伸出援手，丁汉武虔诚地入了国民党。入党是要负责任的，县里委以重任，让他当了这一方的保安队长，还兼党内的什么职务。他堂而皇之地购置军火，拉起了一支武装。公款养队伍，队伍为私人赚钱，到了这时候，想不富都难。他修起了好几座碉堡式的楼房，有一栋横跨大街，人称跨街楼，在楼上可以监督小镇居民。他生意兴隆，有自己的船和马

帮，开了药店、米店、绸布店。他的势力沿河向外扩展，到处有他的人，沙市宜昌还有他的分店。帮他筹划跑腿的，都是他过去的兄弟，一帮亡命之徒。

钱多了，又闲得慌，精力无处打发，便在女人身上下功夫。他有老婆，但很少人知道他老婆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女人，而且他喜好冒风险，这样便在镇上生出许多事来。

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他一觉醒来，无来由觉得闷闷的，便在跨街楼上打转转，望望河里的船，又望望街上的人，呵欠连着呵欠。偶一侧头，他发现了一个目标。

楼下院外是一片矮房，越过矮房屋顶，远处有一幢略高些的两层楼房，它的侧墙上方开了一个小窗，窗里坐着一个妇人。下午的太阳射向那边，房里有阳光反射，将那妇人照得分外清晰，在阴暗的房间背景下，人也格外漂亮诱人。那显然是一个人家的阁楼，因太热，妇人敞着衣扣，下身仅着一条短裤衩，胸部和大腿全裸露在外面。她正在编什么东西，编一编，用手巾揩一揩汗，身体的各部分便随着手巾敞露了出来。那女人怎么也没想到，在对面那严肃的区公所楼上，有一双目光灼灼的眼睛正在死盯着她。

丁汉武的脚像上了铆钉，一站好半天。他的眼睛瞪圆了。这是谁家的妇人？其实只要走几步，望望街上的大门就可以清楚，但他舍不得移脚，站在那里苦动脑筋。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女学生牵着个小女孩，出现在阁楼里。他恍然大悟：是吴安泰家里！那妇人是吴安泰的老婆孙玉姣，那女学生是孙玉姣的妹妹孙玉美，小孩是吴安泰的女儿吴文书。吴安泰是个老实的生意人，居然有这么漂亮的老婆？丁汉武愣了好一会儿，想出个主意，当即来了精神，离开了小楼。

吴安泰开着一片杂货铺，最招人喜欢的货物是麦秸编的小玩意儿；小簸箕、小篮子、坐垫、小帽儿等，编得极精巧。这是他老婆孙玉姣的手艺。因为有老婆的这手，他的生意虽说赚不了大钱，几个人的生活倒也松松活活，过得挺惬意。

话说当时吴安泰正给几位客人挑扇子，掉过头来，猛地发现铺子里早进来了一位不平常的客人，便三下两下打发了买扇子的人，向丁汉武凑了过去。

“丁大哥，要点什么？”吴安泰满脸谦卑地笑。

丁汉武在本镇居民面前从不摆架子，自然也是满脸带笑，“不要，随便转转。”他说。

难得这位要人转到铺子里来，吴安泰喜不自禁，说一声：“请里面喝杯茶！”

便把丁汉武往后面领。

吴家房子本不很宽敞，当街的一间隔成两半，前面卖货，后面堆货；另在靠墙隔出个过道，直通后院。从墙后看有两个门，一个门通铺子，另一个门通与铺子并排的另一间房，里面让孙玉美和小书住着。两个门之间，一部安有扶手的板梯贴壁而上，直通那藏娇的小阁楼。梯子下是个小小的天井，天井边是客房、厨房、柴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吴安泰将丁汉武让到天井边，搬过一把竹躺椅让他躺，冲楼上一声叫：

“小书妈，来客了！”

楼上娇声作答，却并没有及时下来。丁汉武猜想，那婆娘在怎样穿衣服，怎样梳头洗脸，在脑子里填补这段空白。吴安泰是个忙人，人在里面，耳朵听着外面，只恨老婆动作太慢。恰好这时外面有人喊叫要买货，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仰着脸，瞪着眼，巴望老婆快些出来。丁汉武要的就是主人不在，豁达地说：“你去忙你的。”吴安泰说声：“得罪！”出去了。这下遂了丁汉武的意，他不眨眼地瞪着楼上小门。进铺子时，他亲眼看见孙玉美领吴安泰的女儿出门去了，不必担心有人打扰。

过了好一会儿，楼梯“咯噔”一响，那妇人露面了。但见她上穿白白的府绸褂，下着镶了脚边的红绸裤，脚蹬一双绣了花的绿色软底鞋，手捏一方大手巾，梳得油光的头上插着嵌有假宝石的发夹，耳朵下吊着绿色的坠儿，慢悠悠下来了。下到楼梯半腰，望见丁汉武，便冲他嫣然一笑：“什么风把丁大哥吹来了！”然后大手巾掩着半边腮，一阵风似的飘将下来。

丁汉武欠欠身，吞一口唾沫，说：“天热，玩玩。”

孙玉姣忙忙地泡茶拿烟抹桌椅，如展示姣美的身段，在丁汉武眼皮子底下晃荡。搬把椅子到老丁身边，见丁汉武两眼直勾勾的，先自羞红了脸。丁汉武假意揩把汗，孙玉姣马上乖巧地取过扇子，坐到他身边摇起来。那风和着妇人身上的香味儿发油味儿，一股劲儿地往丁汉武鼻子里钻，叫他浑身都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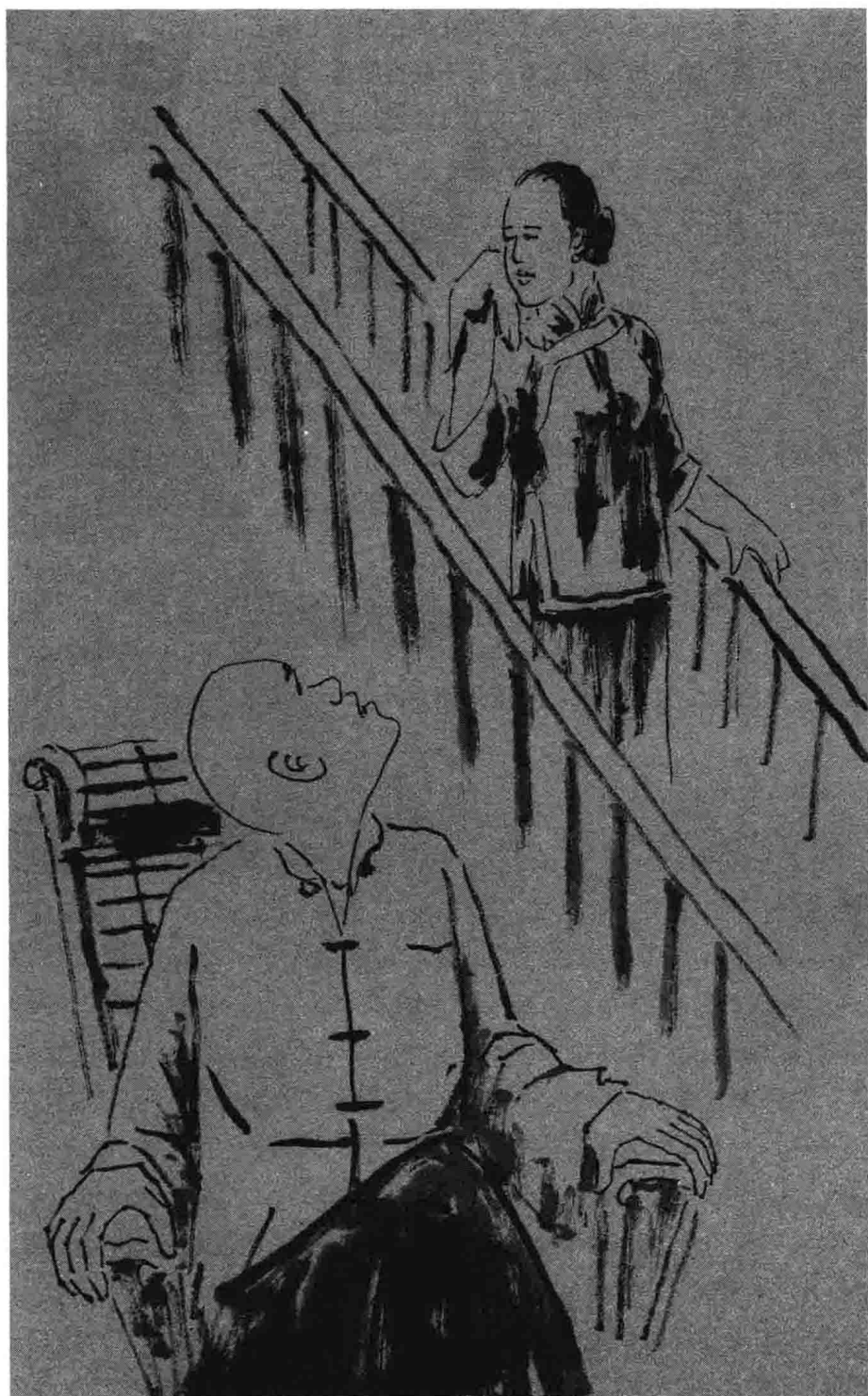
“大哥今儿怎么得空来玩玩？”孙玉姣问。

“要劳动嫂子哩！”

“大哥是贵人，要做什么尽管吩咐，说什么劳动哟！”

“请嫂子绣个香袋。”

孙玉姣的扇子慢下来了，笑容慢慢没有了，不觉低下头去。这香袋是女人送给相好男人的，男人请女人绣香袋，什么意思？她有些惶恐不安。丁汉武躺在竹椅上，仰着脸，只见孙玉姣的脸儿白里透着红，白府绸下的乳胸随着心脏急促地蹦



跳，搁在躺椅扶手上的胳膊有如一截嫩藕，他原本就是个强盗胆子，此时也不管人家怎么想，会不会突然来人，张开大嘴在那白膀子上咬了一口。

那女人吓得一跳，却没有退缩。是不敢得罪他？是要巴结他？还是她本来就是水性杨花的人儿？不得而知。反正丁汉武要她绣淫褻的香袋，她绣了；给她一大笔酬劳，她接了。过不多久，丁汉武终于进了那个神秘的小阁楼。

丁汉武和吴安泰称兄道弟，还送他一个十分考究的大灯笼，上面除了“吴——杂货”的字样外，还用小字署上了他丁汉武的大名。他常请吴安泰到山外运货，有时候还有意给吴安泰一大笔买卖，让他拿着他丁汉武的名帖去四处活动。有他照顾，吴安泰的生意日渐兴隆，吴安泰对丁汉武也就更加巴结了。

尝到了偷鸡摸狗的甜头，丁汉武越加放肆起来，专一在女人身上下功夫了。他的那些兄弟原本是一群地痞，他要干坏事，兄弟们自然帮忙，帮他牵线接头，帮他出谋划策。慢慢地，丁家送的灯笼满街都是。除了他的心腹，谁都不知道这送灯笼的内情，以为他人好，照顾生意人家哩！

几年后，吴安泰终于发现了内情，一气之下，病倒在床，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解放军南下，丁汉武竟带领他两个儿子和一帮亡命之徒在山口筑起碉堡，想阻住解放军，那结局是明摆着的。灯笼镇解放不几天，丁汉武被一颗子弹送进了阎王殿。

灯笼镇人长舒了一口气。

可是有谁知道，他阴魂不散，竟缠上灯笼镇人。灯笼镇人的悲剧，这才真正开始。

## 第一部